

# 简论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喜剧情节的穿插艺术

## ——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研究之一

杨雄琨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系 广西 龙州 532400)

**摘要:** 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集大成者、人文主义文学的巨人,威廉·莎士比亚对英国戏剧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他的悲剧作品可以说是他在文艺方面,特别是戏剧方面的顶峰力作。为了使剧情更加跌宕起伏,他在他的悲剧作品中穿插了各种各样的喜剧情节。本文拟对莎士比亚悲剧中如何穿插喜剧情节以及喜剧情节在悲剧中所起的作用略作粗浅的分析和探讨,从而体现出他作为英国戏剧大师不凡的剧情驾驭能力和高超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 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情节;穿插艺术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96X(2003)04-0035-04

### Brief Discussion about William Shakespeare's Artistic Methods of Applying the Comedian Plots to His Tragedies

Yang Xiong-kun

(English Department, Nanning Normal College, Longzhou Guangxi 532400, China)

**Abstract:** As a literary giant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William Shakespear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English drama. His tragedies mark the highest peak of his literary art, especially of his dramatic works. In them he applied varieties of comedian plots. The dissertation attempts a brief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about the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s of this artistic application, which shows the great ability of the world-famous playwright in ma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ragedies in harmony with the comedian plots as well as his unusual artistic style.

**Key Words:** William Shakespeare; tragedy; comedian plot; artistic method of applying

一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饮誉英国及世界剧坛的文学巨人、世界戏剧史上的泰斗、被公认为古往今来少数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是一颗闪烁在世界文坛的璀璨明珠,是英国戏剧界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旷世奇才。之所以称之为不可多得的戏剧旷世奇才,不仅是因为他总是为他所处时代的剧院写作,以他伟大的智谋和创造力操纵着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而且是因为“他把一种运用诗意图言到戏剧中去的天才,同他的舞台艺术创造的技巧结合在一起”。之所以说他多才多艺,主要体现在他所运用的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广泛性上。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时代需要及时变换自己所运用的艺术形式,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尽可能的和谐统一,这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艺术的

鲜明特点。由于他在戏剧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和古希腊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看作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的两个最伟大的天才戏剧家”(《马克思与文学》,P.拉法格著,刘慧义译);恩格斯也曾高度赞扬莎士比亚剧作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3页)。而莎士比亚的好友、他同时代的诗人兼戏剧家本·琼生(Ben Jonson)则称他为“时代的灵魂”,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在他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莎士比亚以其饱满的热情勤奋工作,致力创作,共写出了37部戏剧,其中包括10部悲剧。他的许多戏剧线索错综复杂,场面跌宕多姿,情节生动丰富,从而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涵。莎士比亚的剧作广泛的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风貌,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当时英国社会

收稿日期:2003-05-05

作者简介:杨雄琨(1972—),男,广西荔浦人,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法、综合英语、英美文学、英汉翻译教学工作,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的完整的现实主义画卷。在他创作的高峰期，莎士比亚或以悲剧，或以悲喜剧的形式，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指出突出的社会问题，增强了他作品的社会批判功能。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英国最伟大、最重要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被公认为是古往今来少数几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他的悲剧代表了他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些悲剧主要描写了人文主义理想与丑恶的社会现象的矛盾以及理想的破灭，其基调是现实的、悲愤的和沉郁的，剧中强烈的批判精神表现了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中个性解放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深刻反思。莎士比亚大胆继承了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戏剧和文学传统，打破了古代戏剧中喜剧和悲剧的界限，并使情节更加丰富多彩，从而从内容到形式上对戏剧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他在剧中以悲剧性的人物、事件为主，同时也穿插了喜剧性的人物、事件。他悲剧中喜剧情节的穿插是对古希腊、罗马戏剧非喜即悲的传统的挑战。他的悲剧作品在世界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其悲剧艺术风格既具民族特色，又富于时代精神。悲剧中巧妙地穿插喜剧情节这一特点表现出莎士比亚这位英国戏剧大师高超的剧情驾驭能力。他把幽默风趣、诙谐滑稽的喜剧气氛融入庄重而严肃的悲剧之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戏剧艺术风格。通观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充分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创作个性。他的悲剧，广泛而又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对人性作出了全面透彻的剖析、深刻地揭示了金钱和权势是导致人性普遍堕落的根源，所以他热切地呼唤人性的回归。就艺术风格而言，莎士比亚悲剧一般不把悲喜截然分开，而是在不损害悲剧基调的原则下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剧情发展的进程中，让庄严中有轻松，从而达到以喜衬悲、以喜促悲的艺术效果，并使主题意蕴得以升华。在艺术构思上，莎士比亚有意识地打破悲与喜的严格界限，在悲剧的框架内表现出具有喜剧性的矛盾冲突。这种悲喜相间、悲喜混杂的戏剧形式和戏剧风格，体现了莎士比亚锐意革新、大胆创造的精神，为后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文艺评论家们对莎士比亚悲剧中喜剧情节的穿插持有褒贬不一的看法。那些执着于希腊、罗马传统戏剧艺术的评论家对莎士比亚持贬抑的态度。他们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喜剧情节是“不合法则”的，甚至是粗俗不雅的。但对他持褒奖态度的人也不在少数。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一位审慎而绝不浮夸的英国莎士比亚评论家，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是这样评价的：“莎士比亚不仅本人兼有引读者发笑和激起读者悲伤之情的本领，而且能在同一作品里达到这样的效果”、“不可否认混合体的戏剧能给人以悲剧或喜剧的全部教导，因为它在交替表演中把二者都包括在内，而且较二者之一更接近

生活的面貌。”英国浪漫派莎士比亚戏剧评论家、著名诗人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 1818)和法国浪漫派莎士比亚评论家夏多布里昂(F. R. de Chateaubriand, 1801)也十分赞赏莎士比亚“悲喜对比，相互交错”的艺术手法。美国著名评论家斯托尔(E. E. Stoll, 1934)认为：“只有在大师手中，喜剧和悲剧才能相互渗透而无损于剧情的效果。”由此可见，在悲剧中穿插喜剧情节不仅无损于悲剧的效果，而且有利于剧情的发展，使幽默风趣、诙谐滑稽的喜剧气氛融入庄重而严肃的悲剧之中，使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莎士比亚悲剧正是从生活真实、人物性格和艺术效果出发，在其悲剧中穿插喜剧情节，从而展现出他作为英国戏剧大师不凡的剧情驾驭能力和高超的创作艺术风格。下面本文着重从莎士比亚悲剧中如何穿插喜剧情节以及喜剧情节在悲剧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来分析和探讨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戏剧情节的穿插艺术。

## 二

在悲剧作品中穿插喜剧情节，这是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一大特点。从戏剧理论来说，悲剧情节主要是遵循内容与形式、动机与效果一致的常态逻辑原理而发展的，而喜剧情节则主要以现象与本质、手段与目的等相悖逆的非逻辑性的逆反形式构成的。莎士比亚就是根据喜剧情节的构成特点，着重借助人物自身性格的内在矛盾，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构造和穿插多种类型的喜剧情节的。他的悲剧中喜剧情节的穿插方式主要是：通过人物的伪善和互相攻讦构成讽刺性的喜剧情节；借助人物的机敏睿智来构成赞美性的喜剧情节；通过人物的痴情善感构成抒情性的喜剧情节。

### 1. 通过人物的伪善和互相攻讦构成讽刺性的喜剧情节

伪善、自吹是喜剧人物性格的重要特点。莎士比亚赋予他的悲剧中的反面人物这样的性格。所穿插的喜剧情节很多是由人物的表里不一、炫丑为美来构造的。俄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只有当丑的东西装模作样力图装扮成美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成喜剧性的了。”悲剧中的奸臣、伪君子以及势利小人常表现出这种特性。《哈姆雷特》中的丹麦国王克劳狄斯，御前大臣波洛涅斯，《奥瑟罗》中的旗官伊阿古便是这一类型的角色。克劳狄斯是一个弑君篡位的奸贼。他为夺取王位，杀害其兄，又娶其嫂为妻，为掩饰自己的罪恶在众人面前却说：“应该让全国上下愁眉不展，共结成一片哀容”；称自己和嫂子的结合是“承袭我邦家大业的先王德配”，把自己的丑行加以掩饰，充分暴露出他那伪君子的嘴脸。他手下的朝臣们不是昏庸老朽、世故圆滑，就是背信弃义、利欲熏心，但表面上又都装得冠冕堂皇、温文尔雅。欢呼声、鼓乐声不绝于耳，以掩盖他们华表下的荒淫与腐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失去了应有真诚与和谐，到处都充斥着欺诈与阴谋。爱情、友谊、道义也受到了腐败世风的侵蚀。奥菲利娅对哈姆雷特的纯真爱情也被父亲波洛涅斯卑鄙地利用，老同学罗森克兰兹和吉尔登斯顿为了求得主子的恩宠也甘当帮凶出卖朋友。这是一个伪善的社会。这是一个病人膏肓的时代。难怪哈姆雷特把它看成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在《奥赛罗》剧中，旗官伊阿古因奥赛罗将军将副将一职授予别人而不授予自己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就经常在有勇无谋且毫无识别能力的奥赛罗的面前挑唆，使奥赛罗因嫉妒愤而杀妻。在这里，伊阿古完完全全是一个资产阶级利己主义野心家的形象，他用阴险的手段骗取信任，陷害无辜，是悲剧的制造者，代表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罪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善者，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此外，人物的互相攻讦或互相吹捧是一种简便而有效的喜剧构成方式，《奥瑟罗》中伊阿古和罗德利哥的狼狈为奸，《李尔王》中大女儿和二女儿之间的明争暗斗，两人争夺爱德蒙，彼此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的情景，具有很强的讽刺喜剧的效果。

#### 2. 借助人物的机敏睿智来构成赞美性的喜剧情节

机敏睿智是喜剧正面人物性格的重要特点。莎士比亚也把机警灵敏的性格赋予悲剧中的正面人物。如哈姆雷特对其叔叔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就娶其母为妻大为不满。当国王假惺惺地对他表示关心时，哈姆雷特的回答：“陛下，太阳大，受不了这个热劲儿。”正是利用“son”和“sun”的同音异义来讽刺其叔叔的不道德，表达了自己对他的不满之情。在这里，双关语的使用很好地体现了哈姆雷特说话的用意，表现他作为一个学者型王子的智慧与机敏。在《雅典的泰门》中，泰门的机智主要表现在最后一次宴请那些忘恩负义之徒上。这种性格的塑造既增加了剧情的跌宕起伏，又丰富了悲剧人物的思想性格，构成了赞美性的喜剧情节。莎士比亚正是利用这种先褒后贬抑的手法，以在剧中形成很大的反差，其目的在于强化正面人物的思想性格。其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气氛。

#### 3. 通过人物的痴情善感构成抒情性的喜剧情节

莎士比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而且也是一位擅长抒情的杰出诗人。他在悲剧中的抒情，有的是借助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的痴情善感来抒发的。如朱丽叶在见到罗密欧后独自在窗前的独白把少女为爱而不顾一切的心情表达出来。这类抒情场景的喜剧性是内在的，包孕在深沉的情感之中，引人会心地微笑。

此外，莎士比亚在悲剧中破例搬出丑角，使用得恰到好处。有时会让小丑表现为明辨是非，最通情达理甚至最高尚的人物。如《奥瑟罗》中的小丑，《李尔王》中的弄人。他们把一般人不敢说的话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

既幽默，又有理。当李尔王问弄人“你叫我傻瓜吗，孩子？”弄人嘲弄道“你把你所有的尊号都送了别人；只有这一个名字是你娘胎里带来的。”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又会叫一些冠冕人物扮演小丑的角色，如《雅典的泰门》中性情怪僻的哲学家。通过这种颠倒过来的戏剧处理，在无理中见真理，让人感到具有哲理性的喜剧效果。他也常在剧本中加入一些小人物的喜剧情节以缓解悲剧情节的过份压抑感。《哈姆雷特》中的那些掘墓人，在掘墓穴时唱着小调，开着适合他们那一行的玩笑。所有这些，为剧情的发展增添了幽默滑稽的喜剧色彩。

### 三

莎士比亚在悲剧中穿插喜剧情节，无论是刻意安排还是顺笔捎带，都能做到涉笔成趣，我国著名戏剧家兼诗人郭沫若先生曾把这种艺术创作手法形象地比喻为“厨师添油放酱”。莎士比亚在悲剧中穿插喜剧情节的目的在于以喜助悲，加强悲剧的艺术效果。其意义主要有：

#### 1. 用喜剧情节深化人物的思想和性格

喜剧情节可以有效地刻画悲剧中喜剧人物的思想性格，如《李尔王》中的弄人，《雅典的泰门》中的哲学家，他们说话的言不由衷或指桑骂槐都是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和无情鞭笞。悲剧中的主人公作为悲剧的灵魂，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可以用喜剧情节来深化其思想性格。一是用喜剧情节写出反面人物的丑来衬托悲剧人物的美，二是用喜剧情节从某一侧面加强对悲剧主人公的刻画，使人物更具有立体感。前者如莎士比亚笔下阴险奸诈的伊阿古对奥瑟罗的衬托；阴险狠毒的波洛涅斯对哈姆雷特的衬托；在《雅典的泰门》中忘恩负义的元老和众贵族对泰门的衬托；《李尔王》中大女儿、二女儿的无情对三女儿考狄利娅的衬托，通过这些反衬，使剧中人物性格显得更加鲜明；后者可以从作者对哈姆雷特、泰门这些悲剧主人公的刻画上体现出来，而这就主要表现在莎士比亚的语言运用上。他在这些喜剧情节中通过用最富有特色的、丰富多彩而又灵活生动的语言，使人物性格的刻画更加形象化、个性化，从剧中人物的谈吐和声音里就充分显示出不同的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此外，莎士比亚还借助喜剧性的场面和情节，从不同侧面丰富和深化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如哈姆雷特为寻找国王罪行的证据而装疯卖傻，他的装疯富有喜剧性，因而比较容易借助喜剧情节来强化和丰富他的性格。

#### 2. 用喜剧情节调剂悲剧的节奏

由于悲剧的矛盾冲突激烈尖锐，节奏紧张急骤，因此悲剧作者都很重视作品的情节和情绪的节奏感。节奏的重要性主要有两种：一种起兴奋作用，另一种则起沉静作用。莎士比亚在悲剧作品中穿插的喜剧情节是两种调剂节奏方式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形成了悲剧作品以张为主，张

驰相济的情节和情绪的节奏。他往往是在幕与幕、场与场之间或在某些场次进行当中穿插喜剧情节,例如《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对儿子唠叨人情世故、对主子讨好卖乖以及他的连篇废话;奥菲利娅落水淹死的悲惨场面之后两个掘墓人在墓地的插科打诨的场面等,都是把喜剧穿插在悲剧之中,使戏剧悲喜交集,以喜剧情调渲染悲剧效果,以苦笑来衬托悲剧气氛。这与《李尔王》中当李尔王受到女儿、女婿的冷落时,弄人不时插入歌谣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穿插使剧情急中有缓,悲中有喜,哀中有乐,增强了戏剧性。

### 3. 用喜剧情节衬托悲剧情绪

在古希腊悲剧中是不容许穿插喜剧情节的,为了中和并冲淡观众的悲情之感,常常会在悲剧演完之后加演笑剧。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缓解悲剧情绪都是符合观众的心理要求的。悲剧中的喜剧情节的穿插可使观众用笑缓解悲,于嘻笑怒骂之中给观众以轻松舒缓之感,以冲淡悲剧情绪。这是喜剧情节对悲剧的衬托作用之一。作用之二是用喜反衬悲,以强化悲剧情绪。任何戏剧大师的悲剧中喜剧情节的穿插也不外乎这两种作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肯特被锁在足枷中,弄人却说他穿上木袜子。在这样悲惨的情景下说出这种看似玩笑的话更让人感到心如刀绞之痛,在悲与喜的极不协调的对照中突出了悲情之感。相反,在暴风雨中李尔王流落荒野,十分悲惨,莎士比亚就用弄人半真半假的戏谑之语来缓解悲剧情绪。喜剧情节的穿插调节了观众的情绪,使之张中有弛,悲中有乐。同时让观众的感情处于相对平衡之中,从而获得艺术欣赏的满足。

### 4. 用喜剧情节造成悲剧的间离效果

莎士比亚善于从悲剧的节奏、悲剧情绪的缓解或话题的转移等方面来分散观众对剧中人悲苦之情的注意力,达到间离的艺术效果。造成间离的方式有:用喜剧情节来打断悲剧剧情的连贯性,冲淡其中的悲剧气氛,给观众因剧中情节之紧张、悲切和凄凉之情而生发的同感得以舒缓。如前面提到的《哈姆雷特》奥菲利娅淹死后掘墓人的笑话,是在提醒观众的观赏意识,不必像剧中人那样提心吊胆,也不必为剧中的悲剧人物太过伤感。

## 四

在悲剧中穿插喜剧情节,这是古今中外皆有的重要的传统戏剧手法之一。把喜剧因素和悲剧结合在一起,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莎士比亚悲剧所称道的“特点之一”。把喜剧穿插于悲剧之中,可以使戏剧悲喜交集,以

喜剧情调推动悲剧效果,以苦笑衬托悲剧气氛。莎士比亚在其悲剧中穿插喜剧情节,不是流于肤浅的插科打诨,也不是为哗众取宠而为之,而是他在戏剧创作方面匠心独运,巧妙安排的结果,也是他对剧情具有高超的驾驭能力的具体表现。正如我国清代著名词人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所描述的:“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境界。莎士比亚对其剧情的把握也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绝妙的境界。然而莎士比亚并不是把这些喜剧情节作为一种单纯的“调味佐料”,更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来之笔,而是“于嘻笑怒骂、风趣诙谐之处包含绝妙之大文章”。而且,这些悲剧中的喜剧情节含义丰富,寓意深刻。这种悲喜交融、以谐助庄、相映成趣的艺术手法,为莎士比亚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大师的悲剧增色不少。也正是由于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匠心独运及其对剧情具有高超的驾驭能力,才使得他及他的戏剧作品成为卓然于英国及世界剧坛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绽放出永不凋谢的花朵。

### 参考文献:

- [1] 杨岂深等. 英国文学选读[M]. 上海: 上海出版社, 1981.
- [2] 蔡文显译. 英国文学简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3] 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册)[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4] 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全集(五)[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5] 卞之琳译.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 [6] 陈应祥等. 外国文学[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7] 胡正学等. 外国文学名著辞典[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8] 朱维之等. 外国文学史(欧美卷)[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9] 杨慧林. 外国文学阅读与欣赏[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0] 王诺. 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 [11]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12] 蒋承勇. 新编外国文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张小波. 庄中带谐 相映成趣——莎士比亚和郭沫若悲剧情节的穿插艺术[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11).
- [14] 陶德臻. 外国文学史纲[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0.
- [15] 张可译. 莎士比亚研究[M].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82.